

(英) 卡捷琳娜·加文 著

末代沙皇与皇后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末代沙皇与皇后

〔英〕卡捷琳娜·加文 著
刘福文译 王德华校



Catherine Gavin
La Montagne de Neige

据Editions Albin Michel 1974年版本译出

末代沙皇与皇后

【英】卡捷琳娜·加文 著

刘福文译 王德华 校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76印张 2插页 380 000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71 -X/I·66

统一书号：10107·618 定价：3.20元

印数：1-10 200

内 容 提 要

《末代沙皇与皇后》这部历史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写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皇后在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洪流冲击下终于覆灭的全过程，艺术地再现了广阔而宏大的历史画面。在对尼古拉二世一家人的刻画上，又着重描绘了他的大女儿奥尔佳的形象以及她与宫廷卫队年轻军官西蒙之间的爱情生活，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这部作品已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具有相当的真实感和较强的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沙皇统治垮台的必然性。

译者的话

《末代沙皇与皇后》(原名《雪山》)是英国女作家卡捷琳娜·加文的代表作,已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本书是根据法译本转译的,对作者情况和这部巨著的创作经过等,介绍甚少,相信这不会影响我国读者对这部历史小说的欣赏。

在《末代沙皇与皇后》中译本问世之际,译者应该向读者说明什么呢?我想,对这部作品的赏析,只有读者有权评论。不过,作为先于读者阅读、欣赏的译者来说,不能不有所交代。

一、《末代沙皇与皇后》以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写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积极参战给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及导致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垮台,全家流放西伯利亚和最后覆灭的全过程。作者以“雪山”为书名是别具匠心的。她把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隐喻为一座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洪流的冲击下,这座压在俄国人民头上的大山,终于象雪山般地崩塌、倾覆了。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揭示了沙皇封建专制统治的垮台和十月革命胜利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二、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特色,主要有三:

首先,作者基本上以写实的笔法,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宏大历史画卷。因此，作为历史小说，它既具有相当的真实感，也有较强的可读性。

其次，《末代沙皇与皇后》的魅力不在于它描述了情人间牵人的情思，而在于它艺术地再现了广阔而宏大的历史画面。作者通过不同时空内容的有机合成，把大跨度的故事情节和特定的人物形象溶为一体，使人感到作品的气势广阔，容量博深。同时，作者把特定人物置于各种矛盾的交织点上，让人物在焦点上思考、活动和拼搏，起伏跌宕，扣人心弦。

第三，作者除采用写实和时空合成的写法以外，还运用宏观烘托和微观刻画相互作用的手法，即宏观：国际局势、大战风云；微观：情人出征、依依离别……宏观、微观交相辉映，使得读者如身临其境，与人物同呼吸，共牵连。

以上诸点，尚需读者细加品味，恕不赘述。

三、《末代沙皇与皇后》的作者是一位资产阶级作家，作品写的是俄国末代沙皇的覆灭和十月革命的成功。由于末代沙皇这个人物的特殊性以及这个特殊人物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复杂性，要想能客观地、历史地反映出来，这对一个资产阶级作家来说，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因此，在作品中流露出对革命的不理解，甚至带有一些偏见是不奇怪的。对此，我们的读者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在，我们不妨就作者对各种人物的描写来稍加分析。

1. 末代沙皇一家七口人，即：沙皇尼古拉二世、沙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托罗芙娜、长女奥尔佳和另三个女儿及幼子、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西斯，这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群。沙皇统治延续到尼古拉二世时，国力已极端衰竭。在国内外阶级矛盾激化的漩涡中，他极力关注他的继位人的问题，因

而他的整个身心都被九岁的幼子所占据。富有戏剧性的是，幼子偏偏身患致命的“内出血”，随时都有可能死于病魔。德国血统的沙皇后乞灵于迷信，极度听从和信赖江湖骗子、巫医拉斯普廷，认为只有他才能治好她幼子的病。而拉斯普廷正是利用了沙皇和沙皇后对幼子神经质般的溺爱和渴望能由幼子继位的心愿，通过“拯救”阿列克西斯，博得了沙皇后的欢心，最后进入宫廷，伙同沙皇后执掌朝政，犯乱朝纲，随意任命、罢免大臣，制造事端，加剧了宫廷内部的混乱及沙皇专制统治的崩溃。沙皇、沙皇后和拉斯普廷这三个人物，显然是反动的。然而，人们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却可以感觉到作者对沙皇夫妇命运的惋惜和唏嘘之情。

那么，对沙皇的长女、作品主人公之一的奥尔佳这一形象，又该怎样看待？我们知道，作者笔下的奥尔佳，天真、美丽、渴望自由和爱情，希望了解人民；她富有政治头脑，颇有独立见解；她反对其母听从于拉斯普廷的骗术；她凭着自己敏锐的嗅觉，预感到父皇的统治已濒临末日，遂面谏，试图力挽狂澜，以保住其父皇位，甚至产生过由她自己登基以改革政治的梦想；她一反沙皇后母命，自己选择未婚夫——宫廷卫队的年轻军官西蒙……作者在奥尔佳这一形象上着墨最多，寄予了无限的深情，使得这一形象容易博得读者的好感。

二月革命以后，沙皇引退，全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过着囚禁的生活，直至最后覆灭，此时的奥尔佳似乎更容易引起人们对她的同情。但是请读者注意：如果说在沙皇垮台前的宫廷生活中，奥尔佳还算是一位叛逆者（尽管不是彻底的），那么，在“雪山”崩溃以后，还是这个奥尔佳，却变成了沙

皇专制统治的卫道士（并且是坚定不移的）。请看如下事实：明明沙皇已经垮台，她却藏在察科伊村，用黑布蒙上自己的双眼，不想去看变化了的世界，与新时代和革命对抗；她连做梦都回到温暖而幸福的“天堂”察科伊村；她后悔不该听信于皇亲的忠告，而应废黜多病的幼弟，自登皇位，成为新的卡捷琳娜二世，以扬沙皇之威……一旦人民起来革命捣毁她们的“天堂”，她的反动面目立即充分暴露。因此，对这个人物，我们切不可迷惑于表面现象，而应看其本质，以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评判她。

2.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洪流推翻了沙皇统治的“雪山”。在作品里，从第十七章开始，作者凝聚了许多笔墨，着意在几个大的场面和情节中，刻画了革命领袖列宁的形象。译者认为，在列宁形象的描写上，可以看出作者是倾注了心血的。尤其是对列宁那潇洒、幽默的精神气质有比较生动的体现，读来颇感亲切，表现了作者对列宁的崇敬。

但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在对无产阶级群众和士兵群像的描绘上，往往是扭曲的，有的甚至是歪曲和污蔑。在革命初期，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期间，有大批各阶层的人拥入了革命队伍，应该说，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真正的革命者，但在这革命的浪潮中，也难免会混入一些投机分子，遗憾的是，作者把一些投机分子当作了苏维埃的代表来加以描绘、渲染，而把革命群众却描绘成粗俗和缺乏教养的，很显然，这是这部作品中的一大败笔。对出现在作品中的这些歪曲和污蔑性的描写，我们应以批判的眼光来阅读。

3. 关于契卡在西伯利亚的埃卡捷琳娜堡的伊巴切夫宫将沙皇一家七口处死的问题，译者认为，这是契卡在当时阶

级斗争的形势下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当时，沙皇的旧臣和一批反革命分子正在试图千方百计地搭救沙皇；西伯利亚的捷克叛乱军团也在兴兵拯救沙皇。十月革命的新生政权正面临着敌人垂死挣扎的挑战。处死沙皇一家，这就从客观上推倒了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武装的精神支柱，对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来说，显然是必要的。

1985年初冬于哈尔滨

这天，大概有一个小时的光景，他们都可能在涅瓦河畔相遇。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还互不相识，散落在人流之中。这是个星期天，成千上万的游客拥挤着登上来往于圣彼得堡和瓦西里岛之间的汽艇和其它一切可通行的游船，观赏一周来俄国新闻界极力称颂的一件盛事。

兴高采烈的女大公奥尔佳站在“亚历山德里亚”小艇上，身边是俄国沙皇的卫队军官西蒙·亨得里科夫。此时，西蒙的双亲由两个女中学生陪同，坐在一条汽艇甲板上。前面是警戒船，保护着皇家汽艇的航道。理查德·埃伦也在此时露了面，他是在刚刚来到俄国首都的乔·卡尔维特离开尼古拉桥的桥栏以前，秘密登上英国海军旗舰“狮子”号的。

沙皇和他的家眷是应英国海军上将和他的部属军官们的邀请，来“狮子”号旗舰参加午宴的。这就是所谓历史性的事件：欢迎不列颠第一分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①一周来的欢腾气氛达到了高潮。五个月以前从布列斯特^②就已开始的这次漫长的友好访问之后，英国皇家海军不断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炫耀他们的海上力量。在戴维·贝蒂宴请沙皇尼古拉二世

①② 俄国西北部港口。——译注

的同一天，乔治·沃·伦德海军司令，在停泊在基尔^①的旗舰上会见了德国皇帝。在俄国，自从杜马^②稳步地建立议会制以来，沙皇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这次却同意它派遣一个使团到芬兰湾的雷维尔^③迎接贝蒂上将；当然，这只是圣彼得堡节日般气氛的前奏。俄国海军统帅部邀请英国分舰队各级军官和全体水兵到人民宫作客。市政厅为不列颠海军军官们在金牛宫举行了宴会，盛况超过沙皇在察科伊村私宅举行的午宴。今天，是六月的一个星期日，一周来狂欢的最后一天，天气晴朗，沙皇亲临喀琅施塔得欢送，然后，英国皇家海军将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舞会。

在那些命运和经历紧密相连的年轻人中，乔·卡尔维特在这一天的见闻是最少的。他是以美利坚合众国副领事的身分，在一周前抵达圣彼得堡的。他是最后一个赶到现场，匆忙中忘记了带望远镜。他和他的一位同僚来到尼古拉桥上。好奇的人群聚集在桥栏后面，向停泊在涅瓦河中的两艘不列颠巡洋舰欢呼。这两艘巡洋舰此时已挂上全满旗，正在起锚开航去和喀琅施塔得的其它舰只汇合。

“这场面可真隆重啊！”他嚷道。

“当然！”默钦森欣然赞同。他对自己和别人总是满意的。在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供职两年来，他受到领事那么多的训斥，生怕被调到西伯利亚去；不过，他从柏林的渠道获悉，他要调往某个西方国家任职。他从来没有打算去了解

① 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港口。——译注

② 指威廉二世。——译注

③ 沙皇俄国时代的议会。——译注

④ 俄国港口。——译注

斯拉夫的民族精神；他刚刚整理好行装，一个毛头小伙子来接替他，他真有点羡慕将要去研究俄国的这个乔·卡尔维特。在社交中，他能应付得了时儿昌盛时儿羸弱的俄国社会？他将怎样对待自己的职位？冬天覆盖白雪的街道，夏季的不黑之夜，吉普赛的歌舞，领事馆每日令人厌烦的杂务，他对这一切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是不是跟上去多看一会儿？”乔·卡尔维特建议道。他已被那两条巡洋舰深深吸引，它们正从紫色花岗岩石的堤岸和瓦西里岛大学那红白相间的建筑群间穿过，向西驶去。“过来，默钦森！盛大的场面在那边，我们还来得及乘堤岸台阶下的那条汽艇去观赏。”

“怎么，这是条旧船，大概漏水吧？”他们看了看表，算了一下，刚好能在沙皇之前赶到那里，尼德·默钦森顺从了。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尽管他自己不承认——再说，随着乔观赏尼古拉桥、三神桥、亚历山大桥和为让货船驶往上游而开放通行的其他桥梁的风采，以及教堂上那映在蓝天里的青铜骑士和金色尖角塔，在他也是求之不得的最后一次机会呢！不过，他还是摒弃了任何感情上的东西，一再叮嘱乔·卡尔维特当心自己的手表和公文包，把衣扣都系好。然后他们急忙走下台阶，登上挤满乘客的汽艇。后甲板上，一个头发蓬松、身穿农村绣花罩衣的男人在咯吱咯吱地拉着小提琴，几个少女在翩翩起舞。

乔·卡尔维特的名字会很快在圣彼得堡传开去，也将会引起某些人的厌恶。但在今天，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只有两个人知道他的到来。一位是外国语教师亨得里科娃太太，她是从美国领事之口知道他的，因为领事希望她能给新来者讲

授俄语课，此事她已跟她的丈夫说过多次。当乔·卡尔维特两人所乘的汽艇在警察巡逻艇干预之下停止前进时，正巧离亨得里科夫一家不远。亨得里科夫教授在大学租赁的一条游艇上给他的夫人和陪同的两个女中学生定了座。从这只小船的甲板上，两个年轻姑娘好奇地注视着轮渡上喧闹的乘客。乘客们在狂饮伏特加，酒瓶在他们手里传来传去。亨得里科娃太太打手势叫她们离开艇舷，坐进篷帐里来。

“可是，妈妈，”女儿反驳道：“坐到里面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给你们请这天假时，我已答应校长：不能让旁人认出你们来。”

“幸好我们没有穿赛尼亚中学的校服！”另一姑娘以挑战的口吻道。

达莉亚·亨得里科娃和玛拉·特雷诺娃是多年的挚友。她们的同班同学叫她们多莉和莫莉。虽然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深，但此时都暗暗下定决心要欣赏一下身着海军卫队军服的西蒙·亨得里科夫。

在警戒船对面的“狮子”号旗舰上，理查德·埃伦在比乔·卡尔维特和西蒙·亨得里科夫全家更为舒适的环境中等待着欢迎仪式的开始。他往往是在场面最热烈的时候才出现。大不列颠大使馆的那些还不曾参加过这种庆祝活动的同僚们心里纳闷，思量着他是怎样又一次挤到上层人物中去的。以临时军事随员这一低微军职露面的埃伦上尉，显然正在向他的大使乔治·贝坎南和夫人拉蒂·乔尔吉娜献殷勤。

“今天我们请来皇家的哪些人？”他低声询问一位没敢笑出声来的年轻海军军官。

“他的妹妹和西里尔一家，这可不好。”

“噢，来的不多！”埃伦上尉的目光扫视着皇室的成员。他们被邀来赴宴，在英国军旗的庇护下会见他们威严的亲族。沙皇的妹妹奥尔佳·亚历山德罗芙娜显然很得宾客们的欢心，因为她是只身而来，既没有带她的丈夫——令人讨厌的皮埃尔·奥尔登伯格亲王，也没带那位在他俩的古怪生活中的第三者——漂亮的上校先生。这位夫人时年三十五岁，瘦高个儿，面孔阴沉，下颌有点拙笨，正在和贝蒂的一个传令官闲聊。这边没问题，理查德·埃伦想，然后转向西里尔大公和他的夫人。他们离开人群站着，没与任何人交谈。女大公摆出一副尊严受到侵犯的样子，而这种反应往往只能在皇室夫人的神色上觉察出来。她们的婚事曾闹得满城风雨，因为她抛弃了皇后的胞弟，而嫁给了沙皇的堂弟西里尔大公。他们一度被帝国放逐过，后来由于沙皇的宽恕，才得以回返。然而，皇后却无法原谅她们给她弟弟造成的羞辱。“狮子”号上的英国外交官们对这一段家丑都了如指掌。他们同样知道，女大公为英国的亲王后所生。也许是沙皇后没有理睬她的这位原弟媳妇，也许是她投去了一丝冷淡的微笑，使对方立即打消了和她谈话的念头。最好是——理查德琢磨着——叫她们的脸颊在相距十厘米处来个飞吻，相互称一声乳名。如果他听到对方叫板着面孔的皇后“我的太阳”时，或听到皇后叫长脖子、小脑袋的女大公——活象一只愤怒的天鹅——“我的鸭子”时，埃伦真不敢相信自己不笑出声来。

“非要请西里尔夫妇不可吗？”大使低声问海军随员。

“当然！因为是他指挥海军卫队，而且可能是下届的海

军参谋长。总之，我们不能选择。”理查德·埃伦耸耸肩膀。他和他的同僚也都知道，沙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托罗芙娜几乎和他丈夫家的每一个人都发生过争吵。争吵的原因，据她说，有些人是因为宗教信仰不同，有些人是因为道德败坏，有时则是因为讨厌他们中的一些人松懈、懒散的行为。确切地说，除了历代君主和他们的后裔以外，罗曼诺夫家族成员都没象他们那样淫佚。沙皇的消闲静摄，常常被他的叔父、堂兄弟，甚至被他唯一活着的胞弟，为他们的联姻门户不对、私生子的合法化和封爵，以及他们流放国外请求宽赦等琐碎家务搅得焦头烂额。要是他们中有人应邀而来晋见这位虔诚而衣领高耸的沙皇后，谁敢担保不出事呢？

“到目前为止，一切倒还平静，”埃伦说，“但愿在下面的安排上不要遇到麻烦。”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贝蒂。”

“相信贝蒂，同时也相信那几个女孩子。”

“女大公们？两个长女？”

“听说四个都来了。上星期三在察科伊村的午宴上，她们曾是很受欢迎的人物。”

“但愿这次邀请也能为她们散散心，可怜的姑娘们！不过，她们也不该总是终日逍遥……”

理查德·埃伦指令一条刚刚从水清如镜的彼得罗夫海湾驶来的快艇应酬各种对外事宜。将近十一时，沙皇驾到的报喊声响彻英国军舰上空。旗舰上，乐队奏起了嘹亮的迎宾曲。皇家贵宾们在贝蒂上将和他的副官后面列成半圆队形。这是戴维·贝蒂先生值得纪念的一天，他此次访问获得极大的成功。贝蒂上将仅四十三岁，无胡须，年轻，乐观。当他迈动步履

时，俄国游艇上爆发出一阵响亮的掌声，欢迎的礼炮鸣放二十一响。

“看到了吗，他们都准时来啦！”尼德·默钦森说。

“我一直认为沙皇会乘一艘大游艇！”乔·卡尔维特惊讶地说道，“想不到他会乘轮船而来。”

“是‘亚历山德里亚’号，不过是条渡轮。‘斯坦达’和‘极星’号都不得在彼得罗夫停泊。”

“彼得罗夫，沙皇的消夏宫吗？”

“是他的一处官邸。快看，沙皇来了！”

尼古拉二世步履轻快地登上擦洗得从来没有如此干净的“狮子”号军舰的甲板，水手长鸣起汽笛，激荡晴空，皇旗迎风招展。此时，沙皇穿的是英国舰队司令的制服，佩戴着各种各样的勋章。当他在英国士兵或船员面前经过时，个个肃然敬立。目击者发觉队列中有人发抖，因为这位俄国皇帝很象乔治五世，简直可以将其视为英王的孪生兄弟。他们具有生育他们的两姊妹——丹麦王后——同样清秀的面庞，同样纤瘦而短小的身材，两人又具有同样精心修饰的棕色胡髭。可是，沙皇阴沉而深邃的褐色眸子却与乔治五世坦率的蓝眼珠迥然不同。

尼古拉二世和贝蒂上将相互致意，长时间握手。这是充满象征的历史一幕，几乎是在没被注意地发生着，因为所有在场人员的目光都转向站在沙皇身后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托罗夫娜那边去了。岸上和船上掀起一阵低声的议论，无人鼓掌欢迎。愚蠢而自恃聪明的沙皇后以为对象是她的丈夫，于是把脸藏到了白色花边的小阳伞下面。

亨德里科夫教授一千人等，正在高谈着面包和马戏团的

杂技。近一个月来，圣彼得堡由于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而处在瘫痪状态。哥萨克骑兵多次袭击骚乱的群众，制止街头巷尾的混乱；英国舰队此时到来，就是为了缓和首都的紧张局势。“贝蒂的访问，是尼古拉的一件意外收获，”亨得里科夫教授分析道。然而，无论是他的女儿，还是他女儿的朋友都全然没有理会。她们脱了帽子，使亨得里科娃太太感到不快。多莉金黄的发卷撩着玛拉的褐发，她正扭伸着脖颈眺望“亚历山德里亚”号皇船。

“噢，妈妈，我看到西蒙了！他正站在皇后陛下身边。”

“你该把望远镜先让给玛拉看，我亲爱的！”

“谢谢，我不需要，维拉·安德烈耶芙娜，我看得很清楚。”

“这么说，你是个不寻常的远视眼，”多莉母亲微笑着反驳道。玛拉脸胀得绯红。她确实看到了在“亚历山德里亚”号甲板上立正站在一些军官中间的西蒙·亨得里科夫中尉。远视眼使她看清了他的脸部轮廓，这是初恋者的视力。”

对于这位长期患有坐骨神经痛、时年四十二岁的尊贵的沙皇后，乘渡轮来到一艘占据主航道的巡洋舰舰桥上，并不是一件乐事。皇后似乎踌躇了一下，不过好在一个戴雪白手套的侍者——戴白手套是传统习惯——把阳伞接了过去，她才得以把空出来的手伸给贝蒂将军致吻手礼。围观的人群焦急地等待着、观望着在船梯防雨罩旁边的皇后身后是否跟有小孩。欢迎沙皇夫妇的掌声稀稀落落；没有穿海魂衫的男孩跟着沙皇后。失望的叹息，低声的埋怨，在水面回荡着。

“太子呢？继位的太子在哪里？”